

多年前 她曾闯入他的城

[上]

YUN
TAN
WORKS

云檀
作品

^^

^^

商业霸主傅寒声谈了一场患得患失的恋爱

原本步步为营

谁料却是步步深陷

31岁



DUO NIAN QIAN TA CENG CHUANG RU TA DE CHENG

[上] 多年前
她曾闯入他的城

云檀
／
著

YUN
TAN
WORKS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年前, 她曾闯入他的城/ 云檀著.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552-3694-8

I. ①多… II. ①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5483号

书 名 多年前, 她曾闯入他的城

著 者 云 檀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孙小淋

特约编辑 孙小淋

装帧设计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53

字 数 76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3694-8

定 价 79.80元(全3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38

目录·上

多 年 前 ， 她 曾 闯 入 他 的 城

第一章	1
满身风雨，她从南京来	
第二章	30
无关一见钟情，更非二见心动	
第三章	58
漂洋过海，男子惊艳满园	
第四章	91
八月里，所有的爱情都是怀旧色	
第五章	118
红尘万丈，唯有他刺痛了她	
第六章	147
2005年至2006年，无人告知的自驾游	
第七章	180
他有他的桃色纠葛，她有她的旧日情债	
第八章	207
暖暖二三事，堆积在信箱里的明信片	
第九章	240
闹情绪，置气不抵情事暖	
第十章	268
颜面尽失，她因他毁誉参半	

第一章	291
乍惊乍喜，婚姻在温情中跌宕起伏	
第二章	325
2007年12月，日常相处最感人	
第三章	354
心里有朵花，他是避居尘世客	
第四章	384
红尘万千事，积雪覆盖来时路	
第五章	409
唐家惊魂记，跨年夜护妻	
第六章	433
情事风波，日常贵在痴痴缠缠	
第七章	461
同一场梦，生活里充满了小情意	
第八章	488
最美好时光，把爱融入春风里	
第九章	517
过往云烟，爱恨皆是一场空	
第十章	541
最炙热的感情，是一首沙哑的情歌	

目录 · 中

多 年 前 ， 她 曾 闯 入 他 的 城

目录·下

多 年 前 ， 她 曾 闯 入 他 的 城

第一章	569
婚姻沙漠，唯愿时光倒回命运逆转	
第二章	594
真相来得那么凶，说不出的悲与痛	
第三章	623
一环套一环，只待乌云散尽	
第四章	649
山水居傅先生，人世间最美是温情	
第五章	677
两条杠，人生里有着太多措手不及	
第六章	705
下一程花会开，趁年轻要彼此相爱	
第七章	731
西苑日常，微笑是一朵温软的花	
第八章	757
最美好的礼物，情感本该温软相待	
第九章	782
尘埃落定，爱在日常烟火间	
第十章	807
2009年至2015年，婚姻在岁月里行走	
番外	829
重回2005年，梦亦真来真亦假	



第一章

满身风雨，她从南京来

2007年7月31日黄昏，电视上还在播放《憨豆先生》，萧暮雨却在病床上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秒。

他在病逝前握住萧潇的手，说他想吃她亲手做的面。他说这话时，正侧躺在病床边，萧潇拿着温毛巾帮他轻轻擦拭着，他的身体早已骨瘦如柴，一身冷汗。

南京这日天气很好，有夕阳，有霞光。萧潇在医院小食堂做面回来，已经是半个小时之后了。

半个小时，足以发生很多事，包括一个人毫无征兆地来，又毫无征兆地走……

萧潇端着热气腾腾的家常面，有些麻木地站在病房门口，主治医生和两名护士站在房间里看着她，眼神怜悯。

他们以为她会哭，但她没有，她只是低头看着那碗面，热气蒸疼了她的双眼，连带神情也有些恍惚。萧潇听不清医生都对她说了一些什么话，只执拗地追问：“他走时痛苦吗？”

医生轻叹：“我们赶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病床上，萧暮雨苍白的脸庞有些发肿，紧闭着双眼似是睡着了。憨豆先生在电视里滑稽搞怪，却再也逗不笑躺在病床上的他。

萧潇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终于迈动僵硬的步伐，离病床近了，她不看床上的萧暮雨，只缓缓蹲在地上。床边地面上，有一支被医生和护士踩烂的圆珠笔，还有一张被踩脏的记事纸。

临死前，他试图写遗言给她，然后呢？

那张纸孤零零地躺在地面上，字迹歪歪扭扭，连学龄孩童写的都不如，想必他当时连笔都握不牢，却强撑极限，愣是留了两个字给她。

萧潇……

他只来得及写下她的名字。

萧潇就那么一动也不动地蹲在地上，固执地看着那张纸，任由手中那碗面从滚烫到冰凉，而外面的天色也在不知不觉间从黄昏走进了深夜。

她知道有一种病痛，分筋错骨，撕心裂肺；也知道黄昏时分，他并非自然苏醒，而是从昏睡中痛醒。他是那么痛，痛得手指颤抖，痛得全身上下冒冷汗，但他始终不愿在她面前痛叫出声。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所以他哄骗她，说他想吃面。

骗她离开，是不想看到她落泪，更怕自己没办法安心离开；骗她离开，是说不出“再见”之类的话，所以才会写遗言给她……

她都知道，她只是假装不知道。

她最终还是没有捡起那张纸，而是端着面走到了窗边。她已经很久没有在夜间开过窗了，以前是怕他发烧感冒，可现在她不怕了，再也不怕了。

手里这碗面，放久了有些发硬，她花费了二十几分钟来做一碗面，只可惜他永远也吃不到了。

夜风蹑进病房，刮在脸上很清凉。病房里，她背对着再也醒不过来的他，坐在椅子上一边吃面，一边看《憨豆先生》。

电视里，憨豆一个人过圣诞节，给自己寄明信片，对着泰迪熊自说自话……

她仰脸看着电视机，笑得眼睛生疼，低头把面塞进嘴里，视线已是一片模糊。

萧暮雨下葬那天，天空阴暗，似是蒙了一层灰灰的雾气。

萧潇料理萧暮雨身后事，从火化到下葬，淡漠得像个局外人。

黎世荣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此次来南京，是唐瑛的意思。数日前，萧暮雨曾给唐瑛打过电话，希望他离世后，唐瑛能够亲自去南京把萧潇接回唐家。最近公司事情比较多，唐瑛吩咐黎世荣代她走一趟南京，务必把萧潇带回来。

这一趟，黎世荣心情复杂，纠结万分。他反复质问自己：萧潇怎么可能离开南京？

唐家是C市豪门大户，唐氏集团董事长名唤唐瑛。唐瑛先后嫁过两个男人，前夫萧靖轩，两人是大学恋人，毕业后结婚，婚后生育一女，名唤萧潇，随父姓。后来夫妻感情破裂，唐瑛在离婚后很快就嫁给了徐书赫，随后生育了唐家小女儿，名唤唐伊诺，随母姓。

至于离婚后的萧靖轩，他在离开C市之后，又在南京收养了故人之子，那孩子随后改名萧暮雨。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孩子，从此以后定居在了南京。

四年前，萧潇17岁。那一年萧靖轩出差去C市，不幸在工地遭遇突发事件，意外死亡。

唐瑛当时有意带萧潇离开南京，那次来接萧潇回家的人也是黎世荣。

还记得那天，19岁的萧暮雨提着萧潇的行李出门，他把行李交给黎世荣之后，用力地抱着萧潇：“潇潇，你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到了C市，记得给我打电话报平安。”

萧潇任由他抱着，不说再见也不流泪，她问萧暮雨：“你真的要我走？”

闻言，萧暮雨松开她，就那么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最后抿唇示意她上车。萧潇却固执地不肯走，萧暮雨见了，狠下心转身朝楼上走。走了几步，察觉萧潇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他气得眼眶发红：“我和你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不是你哥哥，你也不是我妹妹，这里已经没有你的亲人，你还死皮赖脸地跟着我干什么？”

她脚步微顿，轻声低叹：“在南京你我只剩下彼此，我不能离开你，更不能让你成为被剩下的那一个。”

楼梯口，萧暮雨背对着萧潇，离别之泪隐忍多时，终在这一刻猝然滑落。

萧潇转身看着黎世荣浅浅一笑：“黎叔，你回去吧！帮我转告唐董，我的家在南京。”

懂事以来，萧潇从不叫唐瑛“母亲”，她称唐瑛是“唐董”。

世事无常，四年后的今天，萧暮雨死了。她兑现当年语，一直到萧暮雨下葬都不曾离开他。

来之前，黎世荣只担心自己完成不了唐瑛下达的任务；但此刻，他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萧潇。

他担心这个孩子会想不开。

从墓园回来，萧潇在路口下车，黎世荣不放心，下车跟随。

萧潇走了几步，回头看着黎世荣，眸子无波：“黎叔，我回去拿行李，十分钟之后，我跟你一起回C市。”

一句话，杀得黎世荣措手不及。

他以为，那座南方大城，她是再也不愿回去了，却没想到……

一年前，为了给萧暮雨治病，萧潇把居住多年的房子给卖了，后来搬到这条小巷里居住，一住就是一年。

这条巷子离医院很近，方便萧潇照顾萧暮雨，但因住户杂，夜间出行颇不安全。

两天前，黎世荣开车奔赴南京，第一次造访萧潇住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没想到唐家长女竟然会住在这种地方。

巷子狭窄，黎世荣无法开车进去，只能把车停在路口，这两天偶尔在巷子里走动，聆听最多的，大都是有关于萧潇的传闻。

他们说：“住在巷子尽头的女孩子是个怪人，平时很少与人往来，行踪成谜，孤僻不多言。”

他们说：“这女孩很阴暗。她居住的单人房间，窗帘从早到晚拉得严严实实的，终日不见光。”

他们说：“像她这样没有情绪地活着，跟活死人有什么区别？”

……

此刻，南京正值黄昏。

盛夏空气黏稠，黎世荣靠着车身点燃了一支烟，巷子里有孩童奔跑嬉闹着，沿途看到

萧潇纷纷避开，目带新奇地看着她。

那烟，黎世荣吸得有些急，被呛住咳嗽不已。

巷子里，漆黑的裙子紧贴着萧潇瘦削的身体，晚风撩动她的长发，露出一张苍白麻木的面孔。

孩童从萧潇身旁跑过，跑到巷口时不小心撞到了黎世荣的手臂，他手中的烟在不设防间猝然落地。

黎世荣失神地看着地面，燃烧一半的香烟，在明明灭灭的火光中带着隐晦的情绪，像是正在等待被人安放救赎。

这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民宅小院，房东居住在一楼，二楼共有五个出租单间，其中有一间萧潇曾在里面生活了很久，很久……

这一年，时间走得很慢，慢得她一度又一度地模糊了四季变迁。

上楼的时候，房东正在做饭，没看到她。萧潇回到房间，打量了一眼再简单不过的出租屋，径直走到床边，拿起了昨晚就收拾好的行李包。

她能带走的东西很少，带不走的只能被留下，永远留下。

不久前，萧潇沉寂数月的手机突然响了，很陌生的电话号码，但她知道那是谁打来的。

男助理静了几秒，似是随口吐露：“傅先生正在澳洲出差，预计明天回国。”

这句话音量不高，但里面包含的深意，萧潇懂。

8月初，是时候跟南京道声再见了。

萧潇下楼退房，她刚办了丧事不宜进屋，站在房东门口道别。房东回屋取钱包，把萧潇之前交付的租房押金还给萧潇，见她手中只提着一包行李，诧异道：“你房间里的东西打算怎么处理？”

“麻烦您当废品处理了吧！”转身离开的时候，萧潇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们说：C市是一座人杰地灵的南方大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再加上物产丰富，铸就了它在21世纪的今天富甲一方。

很多年了，无数人奔赴C市，有人赚得盆满钵满，有人输得身无分文。

萧潇不喜欢这座城。

这座城有着太多属于萧潇的不堪回忆，每每想起便会心头泛冷，当年绝情离开，谁又能想到她会在21岁这一年重新踏进这座城！

萧潇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回过神，黎世荣已经驾车将C大校园抛在了身后。

车镜里，依稀可见C大充满历史沧桑感的主楼，这是一所大学名校，其中金融系位居C市各大名校榜首。

窗外饮品店一闪而逝，萧潇维持姿势没动，却对黎世荣说道：“前面报亭停一下，你

下车帮我买一本新发行的财经杂志，再买一杯热水，加蜂蜜。”

因为长久不说话，萧潇声音有些干涩暗哑，但她开腔说话向来干脆，处事方式倒是和其母唐瑛颇为相似。

报亭前停车，黎世荣买完东西回来，萧潇接过了财经杂志，却没有接那杯热饮。

“你喝吧，听说热饮加蜂蜜可以抑制咳嗽。”萧潇低头翻看着财经杂志，没看到黎世荣紧握烫手热饮，百感交集的脸。

回程途中，黎世荣开窗吹了风，应是感冒了，喉咙有些发痒，一路上强忍着不咳嗽出声。一直无动于衷看着窗外的她，究竟是怎么发现的？

喝了半杯热饮，黎世荣这才重新发动引擎，透过后车镜，将萧潇手中的杂志封面尽收眼底。

封面主角在C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叫傅寒声，一个拥有亿万身家、闻名C市金融界的商业巨擘——博达集团董事长。

此人投身商界十几年，长袖善舞，攻城略地，除了控股C市房产大半资源，他在医疗、教育、娱乐等方面的投资，更是连续多年刷新业界新高。

傅寒声身家究竟有多少个亿，至今仍是一个谜。

萧潇合上杂志：杂志封面上，时年31岁的青年男子成熟英俊，眼神坚定，仿佛任何棘手公事都能被他一言而决。

面对这样一个他，萧潇想到的不是男色无双，而是道貌岸然。若非一纸协议，她怕是此生都不会跟这人有所牵扯。

初次遇见傅寒声，是一个春末微雨天。

一整个春天，为了萧暮雨的病，更为了高额治疗费，萧潇辗转各大医药临床试验中心实验室，以健康为筹码，多次以身试药，为药物上市进行安全测试。

几天前，护士在她手臂上扎了一针，为此她手脚发麻，胃里翻江倒海，一连吐了好几日，直到不舒服的感觉全部消失，医生记录完毕，她才拿着试药费离开实验室。

试药存在着一定风险，那天在路上萧潇头晕得厉害，眼前一片模糊，晕倒在地上时全身麻木。那一秒她想的是，她不能有事，如果她出事的话，暮雨该怎么办呢？

有人把她抱了起来，她看不清那人长相，像是一个失明的人，就连身体也不像是自己的，她知道自己在说话，但具体说了些什么，连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两分钟后，萧潇在那人怀里不省人事。

醒来，是在医院。

“感觉怎么样？”说话的是个年轻男人，穿着修身西装，还算英俊，一副职业精英打扮。

是他送她来医院的？

“谢谢。”

男子皱眉道：“是药三分毒，您这样频繁试药，遗留下的后遗症，就像是埋藏在体内的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出事，您……”

男子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萧潇对上了他的视线。关于她频繁试药，此人怎会知道？是医生告诉他的吧！

“就诊多少钱，我把钱还您。”萧潇说着，开始寻找自己的外套。

男子不可能收萧潇的钱，推辞不要，萧潇只得再次道谢，内心却开始挂心起萧暮雨，之前说好今天去医院看他的。

还在输液，萧潇却在下一秒拔掉输液管下了床。男子未加阻拦，只是递给她一张名片：“这是我的名片，有事您可以打我电话。”

名片很简单，简单到只有一个名字和一个手机号码。

男子叫周毅。

见萧潇不接，周毅干脆把名片塞进萧潇手里。

陌路搭救，终究是陌生人，她谢过了，互不相欠，为什么还要给他打电话呢？但她却在半个小时后主动拨通了周毅的手机号：“周先生，请问您送我去医院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我外套口袋里装着一个白色信封？”

信封里装着她试药赚来的钱，怎能丢？

萧潇把见面地点约在了之前那所医院门口，她坐公交过去，周毅正靠着车身抽烟，因为雨不大，所以并没有撑伞。

周毅见萧潇走过来，很礼貌地熄灭香烟，并把它丢弃在了垃圾桶里，转身回来时周毅对萧潇说：“萧小姐，其实送您去医院的那个人不是我，而是我们董事长，他想见您一面。您放心，早些时候我会亲自送您回去，并把钱原封不动地还给您。”

周毅老板要见她？

萧潇不说话了，事情似乎并没有她想象中那么简单。她本不该走这一趟，但五千块钱被周毅攥在手里，如果不去，又怎么把钱要回来呢？更何况，周毅刚才说送她去医院的，其实是他老板。既然如此，见见也是应该的。

车停在了一家高档会所前。

周毅老板这次来南京出差，行程很紧，萧潇抵达的时候，楼上的商讨会还没有结束。

下了车，周毅先打了一通电话，一言一语很是恭敬。待通话结束，周毅有些抱歉地看着萧潇，说他们董事长现在走不开，希望萧潇能够进去等。

此时雨已经停了，春末空气清新，微风拂面，隐隐偏凉。萧潇掏出手机查看了一下时间，对周毅说：“周先生，最迟四点，我必须离开。”

她答应暮雨晚上要一起吃饭，不能失约。

这一等，萧潇在一楼茶座间足足坐等了两个多小时，后来厌弃喝茶等待，干脆离开茶座去了会所花园。

会所围墙爬满了蔷薇，一朵朵洁白色的花朵虽被雨水打湿，却肆无忌惮地绽放着，仿

佛正在做一场无忧无虑的美梦。

盯着蔷薇花，萧潇放任思绪翻飞。大四即将毕业，她除了要顾及学业，还要照顾暮雨。最可怕的是那些高额医药费，她一心想着毕业后赶紧参加工作赚钱，但上班族的工资又怎么抵得了医院的庞大开销。

已经忘了，那天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萧潇转身抬头望向二楼落地窗，她只清楚地记得，就是那么再简单不过的一眼，却促成了她和那人的第一次正面相见。

楼上楼下之距，青年男子气质独特，穿着白衬衫和黑西裤，冷漠中偏又带着几分孤傲。萧潇看到他的时候，他正隔着一面落地玻璃窗直直地盯着她。

诧异浮上萧潇眼眸。

萧潇之所以诧异，是因为电光石火间有一个名字快速地闪过脑海。还待细看，已有几位西装革履的人从会所里走了出来，包括周毅。

周毅跟那群人一一握手道别，眼见他们都离开了，这才走到萧潇面前，歉声道：“萧小姐，我们董事长在楼上等您，请。”

萧潇抬头望向二楼，落地窗后已不见那人身影，遂问周毅：“董事长贵姓？”

“姓傅，您可以称呼他傅先生，或是傅董。”

周毅声音消融在湿润的空气里，萧潇眸子沉了。

傅先生？博达集团董事长——傅寒声。

真的是他！

傅寒声在二楼会客室等萧潇，周毅前面带路，将萧潇送到门口，做了个“请”的姿势就转身离开了。

会客室里，青年男子坐在办公桌边缘位置正在抽烟，朦胧的烟气模糊了他英俊的五官。

空气里凉意滋生，萧潇看到的傅寒声便是这么一道身影，看似放松闲适，却有着上位者的气魄，未出口便掌控全局。

地板上铺着地毯，萧潇走路原就悄无声息，可傅寒声还是听到了，转头看她，冷峻的面容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萧潇的眼眸中。

四目相对，先前萧潇心头泛起的波动，已在刹那间偃旗息鼓。

“傅先生。”萧潇率先打破沉默，“傅寒声”这个名字对于她来说并不陌生，但南京意外相见，却是之前料想不到的。

傅寒声点头，似是心情不太好，所以连客套话也懒得说，只抬手指了指沙发，示意萧潇落座。

萧潇在沙发一角坐下，这个地方离门口最近，如果谈话内容不愉快，她可以随时起身走人。

此时，一支烟快被傅寒声抽完了，烟灰缸就在他身侧放着，动手捻灭时，傅寒声终于

有了开口趋势：“唐小姐……”

短短三个字，语出惊人。

对于傅寒声知晓她的身份，萧潇并未受惊，仿佛早在意料之中，但他明显唤错了姓氏，萧潇纠正：“萧，萧潇。”

傅寒声唇角微微勾起，没有兴趣在名字问题上过多打转，而是问萧潇：“对于我怎么会知道你的身份，不好奇吗？”

萧潇看着他，脸庞缺乏情绪：“博达集团董事长每天公事缠身，既然能够在百忙之中专门约见我这样的无名小卒，可见您曾暗中调查过我。您问我是否好奇，我还是有些好奇的。好奇您今天要见的人，究竟是唐家长女，还是南京萧潇？”

傅寒声盯着她看，却熟练地抽出一支烟点燃。如果萧潇没记错的话，他上一支烟才刚刚抽完。

“三年前，唐氏初涉新产业，内部报价单却被内贼泄露，宏图公司作为招标对手，以低于唐氏的报价顺利夺取开发案。唐瑛之前为了新产业投入了大量流转资金，一夕间输得血本无归。同年夏末，唐氏陷入财务危机，唐瑛四处寻求贷款，试图弥补日化经营资金不足。”

他就那么懒懒地靠着办公桌，漫不经心地问：“萧小姐，你知道内贼是谁吗？”

萧潇心事遽沉。

沙发旁盆栽芦荟绿意盎然，边缘有尖刺，仿佛囚禁在内心最深处的困兽，随时准备亮出尖锐的獠牙。

萧潇把玩着叶片，声音起伏不大：“您想说什么？”

缭绕的烟雾包裹着傅寒声：“你母亲这些年好像一直都在追查那名内贼是谁，如果让她知道，自己的亲生女儿竟和她的心腹暗中往来甚密，岂不寒心？”

萧潇偏着头看他，极轻地笑了一下：“威胁我？”

“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又怎会惧怕别人的威胁呢？”傅寒声竟笑了，笑得无害，“萧小姐，我以为你是一个聪明人，但现在却觉得你很蠢。你的愚蠢表现在：签订几份《知情同意书》，为多家医药公司试药，眼睁睁地看着护士往你体内注射病毒……我很好奇，在护士给你注射解药之前，在那看似短暂，实则漫长的几分钟观察期里，你当时究竟在想些什么？你在想试药的高收入？不……对于你来说，比起试药的高收入，慢性自杀的诱惑力是不是更大一些？”

似是没看到萧潇已经沉下来的脸色，傅寒声露出迷人轻笑：“其实，最令我好奇的是，你养兄是否知道你偷偷背着他试药，正打算尾随他共赴黄泉……”

啪！

很细微的一声轻响，细长的芦荟被折断一截，萧潇随手扔进花盆里，起身就走。

“沉不住气了？这样一个你，想来也不配掌控唐氏。”傅寒声在她身后凉凉开口。

那句“掌控唐氏”止住了萧潇的步伐，她转身看着傅寒声。

傅寒声弹了弹烟灰，抽了一口烟，烟雾升起时微微眯眼，倒是很迷人：“三年前，唐氏资金链断裂，唐瑛四处寻求贷款。像唐氏这么大的公司，按理说申请贷款应该不是难事，但唐氏之前还款给银行，却因高管失误，导致支票没能及时入账，以至于唐氏信贷信用等级降低，所以当唐氏因为资金问题再次申请银行贷款时颇为不顺。后来博达提供贷款资金，唐氏这才转危为安。我从商，但不是慈善家，博达帮唐氏渡过难关，并非无利可图，所以周转资金给唐氏时，我曾提出过一个条件。”

萧潇收回目光，盯着盆栽芦荟不接话，对于傅寒声的“条件”没有丝毫好奇。

三年前，纵使她策划已久，却也心知无法摧毁唐氏，但即便是重创，于她来说已是成功，但一个叫傅寒声的男人突然出现在她的计划里，他不仅救了唐家，更击垮了她长达一年的布局。

对傅寒声，萧潇未见，却已将他记恨经年。

傅寒声又怎会不知，也许连她自己都没察觉到，她此刻看他，眼里甚至还带着怨气。这姑娘很记仇。

萧潇不问，傅寒声却给了她答案：“我的条件是，假以时日如果我有心想结婚，如果我非唐家千金不娶，那么唐瑛就必须要把女儿嫁给我。”

“所以呢？”傅寒声的心思，萧潇琢磨不透。

傅寒声露出招牌微笑，专注地看着萧潇，半开玩笑道：“我娶你怎么样？”

这次萧潇是真的皱了眉。一句“我娶你怎么样”，傅寒声说得异常轻巧，但萧潇知道，他并不是在开玩笑。

不愧是傅寒声，他心知唐氏树大根深不好挖，也不便移植管理，所以就打算将唐氏变成博达的附属产业，冠夫姓。

这招，还真是高明。

萧潇自嘲一笑：“唐家长女不受宠，四年前被唐瑛扫地出门，如果我是您的话，可能会舍长选幼。徐书赫任职唐氏总经理，唐瑛又对小女儿宠爱有加寄予厚望……傅先生，您这步棋下错了。”

“萧小姐，不管是你母亲还是徐书赫，在商场上都是响当当的老狐狸，当年他们虽然答应了我的条件，但又怎会不知我的心思？你也好，唐伊诺也罢，一旦嫁给我，就等于丧失了唐氏继承权。如你所言，唐瑛和徐书赫对你妹妹寄予厚望，又怎会让我轻易娶她入门？”傅寒声话没说全。当年萧潇身为唐瑛长女出世，唐家老爷子欢喜之余，曾往萧潇名下转了唐氏10%的股份，但也声明这10%的股份等萧潇嫁人才能归她所有。

反观唐伊诺，刚刚成年，无股份缠身。权衡利弊，任何一个聪明人大概都会冒险把宝押在萧潇身上。

究竟谁才是唐氏未来继承人，此刻言之尚早。

傅寒声的意思，萧潇听出来了，迎娶唐伊诺困难重重，而她是傅寒声的退而求其次。

想了想，萧潇说：“傅先生，如果是四年前，或是三年前，我或许会答应您的提议，

但现在这个提议对于我来说，太迟了。”

“因为生无可恋？”傅寒声拉长了语调，听起来像讽刺。

萧潇不喜欢这个人，眼神太过锐利，说话太过一针见血，况且她对傅寒声的提议没有丝毫兴趣，这样的谈话继续下去只会毫无意义。

越发觉得这一趟不该来，哪怕是为了那五千块钱。

傅寒声仿佛没看见她的脸色，慢吞吞道：“四年后的今天，你或许对唐氏早已丧失了兴趣，但你慢性自杀的同时，可曾想过你父亲？”

父亲——

萧潇身体僵了。

“萧潇……”他轻声呢喃她的名字，一步步走向她，言语循循善诱，“嫁我，我帮你父亲入葬唐家墓园。”

他越走越近，萧潇鼻息间全都是他的气息，薄荷味夹杂着烟草味，竟奇异好闻，再配合他的话语和眼神，蛊惑人心。

咫尺之距，一高一低，气息交缠间，傅寒声微垂眼眸，抬手似要碰她，萧潇已适时侧身避开。

傅寒声手指落空了，慢慢地收回手，眸子里的光却已是稳操胜券：“死亡并不可怕，但你父亲尸骨无存，身为女儿却不闻不顾，怎么对得起他？”

刹那间，萧潇心中城墙轰然倒塌。

萧暮雨治病需要钱，萧潇还不至于为了钱出卖自己，但萧潇有弱点，这样的弱点就像是一道死穴，当诱惑和死穴狭路相逢，所有的理性和坚持终将灰飞烟灭。

傅寒声的“诱惑”无孔不入，萧潇在乱了心智的情况下，注定要败得很惨烈……

这一趟，傅寒声是有备而来，似是早知她会妥协答应，所以当他把签字笔和一式两份的合同协议书放在她面前时，萧潇不该感到惊讶。对了，这才是傅寒声，处事周详，看似为人和善，实则满腹算计。

萧潇打开合同——

甲方：傅寒声。

乙方：萧潇。

甲方需履行萧暮雨住院期间的一切费用，包括之前医院欠款。

乙方需在萧暮雨病逝后嫁给甲方，并在两年时间内为甲方育有子嗣，若是两年期满未有生育，协议期限将延伸至生育为止。

萧潇一双眼、一颗心先是被“萧暮雨病逝”五个字给刺痛，紧接着又被“育有子嗣”四个字牵动起一片恼羞成怒，她用一双清冷眼眸凝视着傅寒声，用眼神询问他是什么意思。

他又点燃了一支烟，英俊五官隔着烟雾有些模糊不清：“唐家长女卖身给我，婚后成为傅家生子工具，如果唐董知道她女儿为了钱出卖身体，你猜她会不会颜面尽失？”

“你和她有仇？”萧潇只能这么想了。

他朝她看了一眼，说：“不算有仇，但她知恩不报，这几年又有意毁诺，我不喜。”

萧潇短暂沉默，她在辨识傅寒声话语的真伪，停了几秒，她说：“这是卖身协议，与你我初衷不相符。”提防傅寒声耍诈很有必要。

这时，傅寒声抬起唇角笑了笑：“假的，卖身协议只是幌子，你我目的明确，我要唐氏，你为父亲，仅此而已。”

萧潇想了想，警觉心未减分毫：“这合同我可以签字，但我需要再签订一份补充协议：我嫁你，婚期两年。人前可以做戏，但私底下有名无实，生子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傅寒声叼着烟，意味深长地看着她，笑容加深：“我原本也是这么想的。”

这里是C市。

上午11点左右，车子缓缓驶进唐家。唐家拥有百年日化经商史，坐落在繁华老城区，通体建筑仿古，采用南方园林设计，庄园里共有六处庭院，居住着唐家血脉亲族，人多，规矩也多。

庄园内景曲折，车辆多是禁止入内，黎世荣在正门外停车，萧潇打开车门下车，一股灼人热气迎面扑来，烫得萧潇呼吸一窒。

烈日下行走，黎世荣面带潮红，偏偏萧潇脸色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路经几处院落，门里门外都是静悄悄的，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还未走进唐瑛院落，便听里面传来一阵阵笑谈声。萧潇在外面止了步，神情有些漠然，恍惚在回想21岁之前所经历过的种种，又好像无事可想，无人可恋，红尘笑嗔怒骂仿佛在她21岁之后尽数成空。

她对黎世荣说：“把我行李放在门口，一进一出太麻烦。”

黎世荣心里一咯噔，原以为萧潇同意跟他回C市，住在唐家是跑不掉的，但现在……他弄明白了。

“还愣着干什么？”见黎世荣提着行李站着不动，萧潇笑了一下，只可惜那笑并未传达眼眸。

黎世荣不敢多说什么，把行李放在门口，再抬头看向萧潇，眼前哪里还有萧潇的身影……

萧潇今天回来，显然唐家成员都知道，因为部分家庭成员在唐氏任职，中午没办法赶回来，所以中午家宴多是唐家女眷和孩子参加，否则也不会在饭点齐聚唐瑛院落。

萧潇出现前，女眷们正聚在一起畅谈唐氏最新研发出来的美容新品“四季欢颜”，直到有人无意发现萧潇，众人谈话这才戛然而止。

客厅门口，萧潇穿着一袭黑色裙子，脚穿一双黑色帆布鞋，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异常清冷和安静。

团圆开篇，通常会在拥抱中喜极而泣，或是激动难言，但唐家成员却不尽是。